

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

李康迪

记得儿时乡里过新年的“营老爷”，英歌舞总是必不可少的主角。看着老师傅勾脸、排阵、练步点，锣鼓一响，整条街都沸腾起来了。这就是我记忆里的年味，是独属于潮汕人的热闹与底气。

后来，我学习英歌舞，参加了英歌队，在一次次排练演出中越来越认识到，英歌从不是轻柔的舞蹈，它藏着梁山好汉的忠义风骨，透着潮汕人刚直、热血、重情的性子，是实打实的精气神。

这几年春节，我们带着英歌舞去过匈牙利的布达佩斯、马来西亚的吉隆坡、泰国的曼谷……每到一处，都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。但身边也有一些亲朋好友不理解：新春佳节，为何舍弃团圆，远赴海外？

不为虚名，只为一份牵挂。英歌是潮汕新年的标配，是中华民俗的代表，舞到哪里，乡音就响到哪里。我总想着带着队伍多走一步，把英歌带到异国街头、带到海外同胞面前，让他们在熟悉的鼓点里，触摸家乡温度，找回心中的根。我也想让他们知道，英歌舞我们一直守着，从未丢下。

第一次带着队伍站上国外舞台、异国街头，我其实心里非常忐忑，怕这土生土长的潮汕民俗，外人看不懂、感受不到。可当锣鼓敲响、脸谱勾好、马步站稳、木槌挥起的那一刻，所有顾虑都散了。

外国观众眼里满是惊艳，金发孩童跟着鼓点摇摆，稚拙地模仿挥槌，老人们则举着手机全程记录并连连竖起大拇指。最让我动容的，是人群里的华人同胞，他们举起手机，跟着节奏欢呼，有的老人挤不到前排，在队伍后面悄悄地抹眼泪。

那一刻我更加确信：我们舞动的不只是英歌，更是海外游子的乡愁，是割不断的家国情怀。英歌是老祖宗留下的瑰宝，我们带它出海，不是为了自己扬名，而是要让全世界看见中国人的精气神，让海外同胞明白，无论走多远，祖国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。

所有奔波、所有坚守，都是值得的。我想带着队伍，把这铿锵英歌，跳得更远、传得更广。

（作者为广东潮州市潮警英歌队队长）



与亲朋好友一起打卡文旅演艺，成了节日文化生活的热门选项。新春伊始，走在河北廊坊的“只有红楼梦·戏剧幻城”，擦肩而过许多扶老携幼的“家庭组”和青春洋溢的“出游搭子”。

推开戏剧幻城16扇形态各异的门，一场时空之旅由此开始。21个戏剧空间推出的21部戏，有的复刻上世纪80年代的教室与操场，有的再现北京四合院的邻里生活，有的让今天的青年对话红楼中人。观众带着上一部剧的欢乐、感动和对下一部戏的未知、好奇，穿梭于不同的剧场，感受经典的当代回响。

涌动的人潮也是美丽风景

吴烁

社交媒体时代，演艺空间绝不仅仅意味着演出地点，它最好还要“有地标”“能出片”“好互动”，所有这些都构成“仪式感”的来源。在戏剧幻城的108处情境空间里，无论是错落回廊、镜面迷宫，还是镂空屋顶、复古门牌，到处都有拍照留念的游客。节日期间特有的点灯祈福、无人机孔明灯、光影秀，以及闭园时上百位演员的挑灯送客，更是将仪式感拉满。春节和《红楼梦》这两个传统文化大IP，碰撞出迷人的火花。

并非“只有红楼梦”，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、用一场演艺点亮一座城的故事在各地上演。如果说传统春节出游以“看”为主，看山水、看古迹、看灯会，那么今天的文旅演艺，从“看景”到“入戏”，改变着节日的体验方式。当一座演艺空间同时具备可看、可听、可逛、可拍、可互动的多重属性，当凭借一张门票就能从日常生活“穿越”到戏剧情境，来一番身心沉浸和情感升华，节日文化便有了新滋味，也正在形成新风尚。

璀璨的灯火映照着眼里的光亮，涌动的人潮成了美丽的风景。演员与观众的双向奔赴，陌生游客间的一句句亲切的“过年好”，都让“以艺通心”变得具象化。台上台下、戏里戏外、古人与今人，就在饱满的情感中沟通连接。那一刻，你会深深感受到“演艺+”的意义，它不仅是戏的汇聚、空间的汇聚，也是人的汇聚、情的汇聚。

（作者为剧评人）

图①：四川成都街子古镇老戏台。张翔升摄  
图②：潮汕英歌舞。袁晨曦摄  
图③：安徽鱼灯工艺品。夏轲摄  
图④：“只有红楼梦·戏剧幻城”情境空间。韩三享摄

本版责编：胡妍妍  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元气满满 节节向上

春节是一场朝向团圆的深情奔赴，也是一席流光溢彩的文化盛宴。

老戏台上，锣鼓声夹杂着熟悉的乡音；新剧院里，光影交织出满目的春色。民俗活动、非遗体验、实景演出、银幕贺岁，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营造了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，让人切身感受到文脉绵延，生机无限。

大年初八，开工吉日，我们推出这期专版，记录这场文化盛宴的温馨时刻，一起从节日里蓄足力量，元气满满地启程。

——编者

欢笑声连接起千家万户

马丽

虽然已经很荣幸地参加过多届总台春晚，但说实话，每次上台前还是会紧张，手心出汗，心跳加速。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第一次上春晚的情景——那种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全国观众的心情，至今未变。

春晚的舞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当灯光亮起，掌声传来，我看到台下观众期待的目光，深深感到此刻的自己与亿万家庭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连接。我们的作品，陪伴着千家万户的团圆时刻，观众的笑声通过荧屏与我们实时共鸣，这让我既责任感重大，又觉无比温暖。

除了春晚，春节期间的电影院，也是我和观众相遇的另一重空间。今年是我第三次带着春节档作品陪伴大家过年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人们为什么愿意在春节期间，在宝贵的家庭团聚时光里，选择走进电影院呢？

在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中，我们想为观众制造纯粹的快乐。到了《第二十条》，我们试图在喜剧外壳下探讨严肃的社会议题，惊喜地发现观众不仅接受，还展开了热烈讨论。今年的《熊出没计划之部落奇遇记》，我们则希望打造一部适合祖孙三代共赏的合家欢冒险片。在这部电影里，我饰演的部落族长要面对“不速之客”——一位国际巨星和一只可爱的小熊猫，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，有冒险，有欢笑，有温暖。

记得小时候在东北，过了初一就开始串亲戚，大人们围坐聊天，孩子们凑在一起看录像，简单的快乐却令人难忘。如今，时代变迁，过年的形式愈发多样，但那份通过文化分享获得快乐、通过艺术体验凝聚情感的心情始终未变。

作为一名演员，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作品能够走进观众心里。也许很多年后，有人会记得“那年春晚，马丽演的那个小品真有意思”，或者“有一年春节，我和家人看了马丽的电影，笑得很开心”，每当想到自己的表演可能成为人们过年聊天时的笑声来源，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，这种与亿万家庭共同欢度春节的感觉，很奇妙，也很珍贵。

大年初八，开工大吉。我也用我的名字讨个好彩头，祝大家新的一年，“马力全开”！

（作者为影视演员）

火塘暖荧屏

吴荻

创作微短剧《阿桂的“村晚”》，主题就是两个字——团圆。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，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，很多都是对“团圆”主题的回应。微短剧也应用自己的方式开掘此类题材，满足节日里的观剧需求。于是，我们决定用一个湘西农村青年阿桂发起“村晚”、呼唤亲朋好友回家过年的故事，还原最质朴的年味，带观众从城市的“快”回到乡村的“慢”，在纾解情绪的同时，思考“家”之于我们的意义。

微短剧讲究快节奏、强冲突、多反转，但这次我们没有削足适履，在筹备期间就定下坚守真实的基调，让作品慢下来。项目启动前，团队辗转千余公里，采访养蜂人、蜡染工匠、护林员、支教老师、返乡青年及普通村民，从多个维度去了解真实的湘西农村。创作剧本时，拒绝浮夸的强设定，不依赖刺激感官的刻意冲突，以慢节奏叙事还原乡村生活本貌。

有趣的是，拍摄时我们请了不少当地村民出演，他们的表现令所有人眼前一亮。“娇娇”坐到桌前，拿起针线就能有模有样地绣起来，“支支”媳妇就能歌善舞，有感而发，自然而然地唱起

苗歌欢迎东北女婿……这些情节没有刻意准备，都是演员自己现场“加戏”。他们生活中的样子，就这样在剧中活灵活现地展露出来。这些真实的、鲜活的甚至粗粝的表演，与火塘上的腊肉、寨子里的歌舞、长桌宴的喧闹和田埂上的呼喊一起，构成了动人的苗寨春节画卷。

杀青后，我一直在思索，一部好的春节文艺作品，或许不需要宏大的场面、华丽的包装、了不得的技巧，重要的是让观众在忙碌的生活里，静下心来感受回家过年的过程，慢慢体悟家的温暖、团圆的珍贵和乡情的浓烈。这也正是我们创作《阿桂的“村晚”》的初衷：从各种要素上看，它是一部不像短剧的短剧，但它如苗寨一样质朴、火塘一样炽热，温暖每一个渴望团圆的心灵。这样的道理，同样适用于当下微短剧创作：不被算法里的“爆款公式”控制，超越一时的“情绪风口”，去记录当下火热的生活，去表现我们真实的、长久的共同情感。

阿桂的“村晚”，不只属于苗寨，还有一段微短剧写给春节的真情告白。

（作者为微短剧导演）

书香启新又一年

季觉苏

在上海，迎接新年的方式，常常从一处街角的阅读新空间开始。

沿着苏州河长宁段的步道行走，水岸一侧有一间供市民阅读与休憩的小屋。推门而入，花香先一步迎上来。桌面摆着绘本，水桶里插着当季鲜花，纸张与植物的气息在室内交织。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新年插花亲子活动。

故事从花讲起。王宇凡老师正在讲述绘本《花事》，从桃花的喜气，到水仙的清雅，再到金橘与银柳在新年的祝福寓意。孩子们围坐在桌前，眼神清亮，听得认真，提问不断冒出：这些花为何总在春节出现？为什么要年初把家里布置得明亮？家长们伴坐一旁，听着这些问题，忽然意识到许久未曾带孩子走进菜市场 and 花市了。

故事尚在继续，手已经开始忙碌。插花环节随即展开。孩子与家长在老师的帮助下修剪枝条，重新组合鲜花，在花泥上反复尝试、调整角度。诗词里的祝福、年俗里的讲究，在这一来一回的动手过程中变得具体，也更容易被理解。

这样的场景，并非只在苏州河畔上演。新年伊始，上海在打造252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的基础上，又推出6个全新空间。这些空间分布在不同街道，风格各异，却有着相近的设计理念：低矮书架顺着孩子的身高排布，圆角家具让身体更自在，桌椅位置可以随活动调整。孩子在其中获得更多主动权，“静阅”

与“动创”在空间里彼此交织。空间“打开”后，春节里的阅读便“生”出了不同的模样。有的把科学实验带进新年的第一堂阅读，有的在字里行间展示衣冠之美，有的讲述乡贤旧事，把地方记忆传递到孩子们心中……新春绘本故事会、非遗工坊、新年游园会热闹上演，年兽、财神的传说被一遍遍讲起，春联、福字、宫灯与螺蛳在孩子手中逐渐成形。阅读与节日彼此嵌合，成为春节里的文化底色。

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施行后，基层图书馆的角色将持续转变。长宁区华阳路街道图书馆负责人邵微提到，如今的阅读服务，更强调主动走近居民。阅读空间不再局限于馆舍，在社区服务中心、在河道步道旁，在历史建筑中，都可以展开。邵微所在的基层图书馆，就在苏州河步道的座椅旁设置书籍二维码，市民息时看到感兴趣的书籍，扫码即可阅读。

春节里的亲子阅读，就像城市里的春耕。顺应着时节，也顺应着孩子的天性推进。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与倾听中，文化在时间里扎根，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经验。

（作者为本报上海分社记者）



①

戏曲人春节最忙。每到这个时节，我都要唱着戏和乡亲们一起过年。

新春之际，我

到河南嵩县城关镇，参加嵩州古城广场上的节日晚会。演出节目丰富多彩，有戏曲、曲艺、杂技、魔术、歌舞、民俗表演，内容涉及乡村振兴、产业发展、文化传承、城乡融合，好看好听也有正能量。所有节目都是百姓自编自导自演，他们不仅是组织者、参与者，更是创作者、表演者，是这场晚会的绝对主角。

演出吸引了方圆几十里各村镇的乡亲，他们不顾山路崎岖，扶老携幼汇聚在舞台四周。三轮车上载着老伴，电动车上驮着孩子，提前大半天就到了现场。傍晚5点刚过，舞台周围已经人山人海，连树上都攀坐着几个身手麻利的小伙子。现场还设立了直播间，据说线上观看人次达到500多万。

当天，我演唱了《程婴救孤》和《清风亭上》两段戏，乡亲们又熟悉又喜欢，纷纷喊着再来一段。演出结束，他们围住我，握手、合影、拉家常，一

个多小时我都出不了现场。这就是我们的观众：朴实、热情、痴迷。

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，像嵩县百姓春晚这样的演出形式遍地开花，不仅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盎然生机，也体现了基层群众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强烈渴求。

每年春节都会有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，他们卸下奔波了一年的疲惫，与亲人团聚。在这短暂而幸福的回乡时光里，看家乡戏不仅抚慰了乡愁，也在陪伴家人中增进了亲情。很多农村春晚从室内走向室外，甚至走上了短视频、直播间，成为大众共享的文艺，更大范围地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的需求。

这些年春节，在田间地头的舞台上，我唱了一段又一段，看着乡亲们不顾严寒，围着舞台，不肯离开，感慨万千。戏曲就是长在百姓中间的，贴近则生，离开则亡。就像秦腔演员安万所说的“秦腔就是我的命”，“戏比天大”“做好人，唱好戏”是我们共同的信念和本分。

那一声声真诚的欢呼，那一行行激动的泪水，那一句句亲切的问候，是乡亲们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和乡亲们一起过年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

（作者为豫剧表演艺术家）



③



④